

李安陸著

利用合作抵論

中國合作文化協社出版

安陸著

利用合作總論

中國合作文化協社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初版

版權所有

利用合作

論

定價法幣壹元伍角

實價一元八角

著作者 李 安 陸

發行者 中國合作文化協社

印刷者 中國合作圖書印刷所

特約經售處 中國文化服務社

此爲二十二年本書著者李安陸先生於四省合作指導員訓練所講授利用合作時之造像先生自二十年夏起任職南昌武昌重慶行營參事科長經濟專員者凡五年對於贛鄂豫皖川閩黔甘等省合作事業之倡導策進實與有力焉二十七年並曾遠涉新疆與該省當局籌議邊疆合作事業之創興先生年已六旬而康強逾恆人自謂尙有四十年之事業計劃本社亦以此語爲先生壽也

本社附識

新序

利用合作爲余十數年來一貫之主張，中間曾經贛鄂豫皖川黔各省先後付諸實施，蔚成爲合作初期時代之一大運動。迄於今日，因法制之幾度變易，局面之多番更張，利用合作乃幾成爲合作歷史中之名詞，此實爲余十數年來奔走合作衷心莫大之缺憾！

雖然如此，但余並不因此遽認爲本人之主張業已失敗，遠如合作之父歐父當年手創合作運動，實現之合作理想社會，在英國倡導亘一世紀之久，至今也僅有消費合作之盛行；先進實業界一生致力農業合作，在德國也只普通信用合作；美國後來雖有進步，也只推行運銷合作。余何人斯，敢冀北地代新興事業，稍存僥倖之希冀，妄求過速之成功。然余所以始終抱持其主張，則以合作制度之樹立，既在實現社會全體之平等經濟生活，吾國農工素極落後，生活需要又甚寬廣繁瑣，如起手組織即過於繁複，則不但運用主持將感困難，人力財力亦兩有未濟，計惟有將現有之各種合作組織併合集中，統一其業務於利用合作社經營之下，總合生產，經濟，生活各部門於一個統一之組織，實施余所倡導之內種合作農場辦法，（見余所著三民主義合作制度中）以植立集體經營之初步基礎，以後便不難循序漸進，走向共同生產，各別消費，各

盡所能，各取所值之民生主義經濟平等社會。此在蘇聯，其共耕式之集體農場組織方式，亦與余所倡導之三種合作農場相仿，早已行之有效，可爲先例。余自信所有之設計籌謀原頗深遠，實施步調亦尙踏實周詳，乃時人不察，目爲理想過高，不願嘗試，連已取得之法律地位並悉予摒除之，良可慨也！

實則以利用合作之主張而與余從事合作之整個理想相較，尙只爲一過渡之辦法，達到合作理想社會之最初一段橋樑，其所以實施未見普遍即予廢止，其咎乃不在其理想之太高，或業務範圍之包括太廣，一般人對合作遠大理想之體認不夠，及人謀之不臧，方爲最大之原因，此則證明近半來合作運動之演進，業已分門別類，列成七種，而在實際上之應用，尤其自抗戰發生以來之種種表現，合作雖在經濟動員抗建國策上佔有重要之地位，反因機構組織之脆弱支離，步調運用之未能靈活統一，到處揭點畢露，沿絲愈亂，依然未能獲得預期效果之百一，即可概見此種割裂式之合作功能爲何如。故自新縣制實行以後，以言合作組織，則向之割裂分離者（單營兼營合作社），多重歸於統一，如目前實施一元化之鄉鎮合作社，向之分散指導經營者，亦漸注重於集中，如近來合作農場工廠之積極倡設。凡此種種，雖未必一一與余所主張之利用合作完全符合，而其行進路向之逐漸走向一致，則屬無可疑義，可爲余夙昔之主張，作事實之有力反證者。

因此之故，余對利用合作之見解，乃亦愈堅其自信，對舊著「利用合作論」之再檢討，再認識，更覺有其必要，故於本篇（總論）付梓之始，敢追述數言，以充卷首，倘能因此重新引起社會人士合作同仁之注意而共加研討，予以匡正，使此一新制度之創造，得以順利完成，合作對抗建之貢獻，得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則此書之作爲不虛矣。是爲序。

李安陸自序

民國三十年五月

新

序

三

舊序

安陸年逾知命，五十年來幾無日不與農業相親近。蓋余出身農家，垂髫聽訓，固與農事有關，而耳濡目染，尤爲農村之實際情況。迨迄東渡歸國，在舊京創辦日報時，恆與二三知友縱談國事，覺治國必先治農，良以農業爲吾立國之本。會歐戰爆發，綿延四年之久，綜其因果，可得二義：一卽歐戰之肇端，爲資本制度之釀成；二則德國之失敗，非事事見遜於人，實農業之不能支持，致士卒有枵腹之慮，人民有絕食之恐，自茲以後，余益覺農業之有關於國計民生者，至綦且重；而振興農業之方式，則又不應再蹈資本制度之覆轍。輾轉思維，曾擬就一雛形之農業計劃，冀有所裨於世。其後，爲人民作代議士，名似涉足政治，實亦不過爲素志而活動之一種方式，滿欲以議會力量，取得政府採行之機會。乃以北洋政府之昏頑，軍閥迷夢，牢不可破，致未酬所愿，而余亦離去。嗣經多方籌措，乃得以瑞昌爲實驗之區，並就墾地內劃出一部份，爲合作事業之創辦。徒以當時主觀之思想猶未成熟，客觀之阻礙諸多；尤當封建勢力全盛之時，贊助者頗形寥寥。至是艱難締造之初基，又不得不任其殒傷。唯余對之，仍不稍餒，反覺失敗爲成功之母，往後愈值吾人之加倍努力。乃再渡東瀛，專攻農學，會老友文（詒雲）先生適在東京，縱談之餘，頗嘉余之

志而願共同研究。暇時，並時與彼邦專家學者相過從，實地考察彼邦農村建設。「農村合作」之信念，至是乃定，而「利用合作」之方案，亦由是成形矣。明年返國，又遍走南北，終冀取得實驗之機會。乃以政局未寧，戰禍連年，破壞不足，誰談建設？！遲至赤匪大作，蔣委員長赴贛督剿之會。余巧逢老友楊（永泰）先生於首都。楊文二先生，均余生平畏友，而二氏對余，亦頗不以辱教爲吝。故當觀面之時，即殷殷以剿匪善後暨根本建設相垂詢。余當以素所主張之「農村合作」相對，楊先生亦頗以爲然，復承熊（天翼）先生從旁贊助，乃荷蔣委員長之採納，並交文（詔雲）先生主持辦理。返贛後，即與文先生朝夕籌商，擬計劃，訂章則，並於是年（二十年）九月，創辦農村合作指導員訓練所，爲人材之養成；余亦主持之一，並爲利用合作之講師。本書由是胚胎矣。

未幾，九一八巨變爆發，政府固已不遑顧及合作，然吾人則愈覺合作之責任甚重，愈覺民族國家之危殆，非合作無以振援。由茲倍加努力，與同志熊（在渭）鄭（達生）諸先生慘澹經營，維合運之基於不墮。嗣贛省改組，主席熊（天翼）先生履新之始，即確定推行農村合作爲六大要政之一。此固余等努力之代價，而文（詔雲）先生之功，尤居泰半；至若熊主席之英明卓見，更爲世所難能。自是余等乃由理論之倡導進爲實際之推行；歲月荏苒，倏焉經年，而在此一年中所獲之成效，雖未能盡滿人意，但「利用合作」能得一

實驗之機會，並能得多數農民之特別歡迎，殊足自憐！尤以在實驗過程中增加不少材料，更爲可貴！本書亦由是成形式。

當外侮侵襲之際，匪亂益形猖獗，交相煎逼，國運不絕如縷！蔣委員長懷國勢之日艱，非以非常手段，從經濟上政治上根本改革，無以起此沉疴。爰毅然頒佈農村土地處理條例，及創辦各種合作社之法規章則；前者爲解決目前土地問題之張本，後者即爲實施前者之手段。蔣委員長以和平之方式，解決若干年來所不能解決之土地問題，已屬亘古雄舉；而又以『處理農村土地』與『創辦合作社』輔車併行，尤爲獨到卓見！時楊先生亦隨節駐漢，復電召文先生來鄂，策劃實施方案，方案既定，而實施之人材又無所出，於是四省訓練所創辦矣。余雖爲贛省合運之負責人，而於四省合運之計劃亦曾略貢獻。故余所主張之「農村利用合作」，於四省合運之確定不爲無力；而四省合運之前途，尤非以余所主張之「農村利用合作」爲根本，不能盡合作之效能而償當政諸公之切衷愿望！此本書之所由作，亦余對於四省合運之忠誠的貢獻也。

綜合言之：本書之思想，乃受歐戰之影響，而濫觴於余之辦報時期，醞釀於十年前余之議會生活時期，確定於再度東渡之研究時期，而具體形成於兩年來之實驗過程中。徒以連年奔走，無暇捉筆，致未能早

日成文。及今逼於客觀之需求，與內心之督責，乃力摒外務，強卸仔肩，偷閑寫成。唯以閑不我予，爲時未及半月，又不得不應四省訓練所之請，而將此草稿公諸數百同學之前。余述本書寫成之端末之餘，猶有關於本書之重要數事，特別提出爲閱者告！

一、本書之內容及其對象，顯爲限於農村之一種利用合作。世人於此，或將非難曰：農村能脫離都市乎？農村與都市能截然劃爲二事乎？利用合作何獨囿於農村而斷喪其有機性，得無偏畸乎？余曰：否。農村與都市不獨不能脫離，且不應脫離，而有機性之謂，不獨利用合作爲然，即一切合作亦莫不皆然，徒以中國爲產業落後之次殖民地國家，外而帝國主義挾其雄厚之資本，進步之技術，輔以黷武政策，及不平等條約，浸浸凌逼；內則不獨新式產業落後，民族資本猶在襁褓時代，即五十年來賴以立國之農業，亦日趨破產，淪於總崩潰之絕境，夫農業爲工業之母，構成工業之三大要素的資本，原料，勞力，莫不胥賴農村，而商品之銷納，尤以農村爲其最大之市場。今而若此，宜乎民族工業之無由發達。故欲言振興民族工業，必自振興農業始；亦唯有先從振興農業着手，而後工業始有振興之可能；此正本清源，因果相生之圖也！尤有進者，農業匪獨爲工業之根本，且爲國計民生之寄託；農業之隆替匪獨決定工業之盛衰，尤足左右國計民生之安危；試觀丹麥與北美合衆國：一以農業見勝，雖蕞爾小邦，亦能巋然獨存；一以工業著稱，

日成文。及今逼於客觀之需求，與內心之督責，乃力摒外務，強卸仔肩，偷閑寫成。唯以閑不我予，爲時未及半月，又不得不應四省訓練所之請，而將此草稿公諸數百同學之前。余述本書寫成之端末之餘，猶有關於本書之重要數事，特別提出爲閱者告！

一、本書之內容及其對象，顯爲限於農村之一種利用合作。世人於此，或將非難曰：農村能脫離都市乎？農村與都市能截然劃爲二事乎？利用合作何獨囿於農村而斷喪其有機性，得無偏畸乎？余曰：否。農村與都市不獨不能脫離，且不應脫離；而有機性之謂，不獨利用合作爲然，卽一切合作亦莫不皆然，徒以中國爲產業落後之次殖民地國家，外而帝國主義挾其雄厚之資本，進步之技術，輔以蠶武政策，及不平等條約，寢寢凌逼；內則不獨新式產業落後，民族資本猶在襁褓時代，卽五十年來賴以立國之農業，亦日趨破產，淪於總崩潰之絕境，夫農業爲工業之母，構成工業之三大要素的資本，原料，勞力，莫不胥賴農村，而商品之銷納，尤以農村爲其最大之市場。今而若此，宜乎民族工業之無由發達。故欲言振興民族工業，必自振興農業始；亦唯有先從振興農業着手，而後工業始有振興之可能；此正本清源，因果相生之圖也！尤有進者，農業匪獨爲工業之根本，且爲國計民生之寄託；農業之隆替匪獨決定工業之盛衰，尤足左右國計民生之安危；試觀丹麥與北美合衆國：一以農業見勝，雖蕞爾小邦，亦能巋然獨存；一以工業著稱，

雖尊爲金元帝國，亦不免失業蠱起。蓋農村富於彈性，土地尤爲無盡藏之富源，進固可以發展新式工業，退亦足以保守現狀，此我國民族工商業猶有伸縮之餘地在此，國民經濟之尚未完全被帝國主義瓦解者亦在此！更進言之，方今之都市莫非帝國主義盤據之魔宮，即略有重要性之城鎮亦多屬其尾閥，民族工業方掙扎其鐵蹄下，爲悲慘之搏戰。倘使「利用合作」此時進入城市，不獨無異以羔羊投諸虎穴，自招不必要之失敗；抑且予民族工業資本家以威脅，甚或逼其求援外資而淪爲買辦資本。故「利用合作」此時涉及城市，無論其勝利或失敗，均無若何意義。蓋中國之現階段，非蘇聯之沒收資本的社會革命，乃節制資本的三民主義革命；而在對外的意義上，猶須扶助本國之民族資本，以與外資抗。故吾人目前之原則，應爲一面扶助民族資本，一面節制資本之膨脹。「利用合作」之振興農業並不涉及城市者，即爲根本的扶助民族資本；而農業操於「利用合作」之手，使資本主義之流毒無由侵入農村，即爲根本的節制資本。交相爲用，雙管齊下，善莫過於此！往後，因客觀形勢之推移，「利用合作」當可進而概括城市，成爲整個的有機體。來此「利用合作」開始獨重農村，而本書內容之所由也。

二、世人閱本書之後，或更有非難曰：合作學理自有其固定之原則與方法，何竟任意加以修改與增補？合作學理自有其固定之立場與前途，何竟任意加以革命之頭銜，而與三民主義相融混？合作學理更各有

其特性與作用，而三民主義亦自有黨政機關實施，何勞「利用合作」代庖？似此牽強附會，得無損害合作之尊嚴乎？！得無動搖合作之獨立性乎？！得無爲多事乎？！余又厲聲應曰：否，否！

夫合作之所以成爲合作，乃能適應每一時空之客觀需求絕非爲 Plato 之幻想，或耶釋各教之超現實。

馮文雖爲空想的社會主義者，但空想之謂，乃指其手段而非指其思想之本質也。若夫羅虛戴爾二十八位職工之思想與創舉，更爲客觀之實生活所造成（罷工失敗，及生活痛苦等。）余之思想，固亦爲客觀現實之反映；而余之此書，尤爲從實驗中所得出。余固承認此書之理論與方法爲創見，余尤承認此書與所謂羅虛戴爾之原則不同；但此卽爲余之此書之特點，亦卽余願捨畢生精力以赴之之根本理由！若爲「頭痛醫頭痛，腳痛醫腳」之所謂羅虛戴爾式，余殊不願領教，亦不值政府費若許之財力，以相提倡！何者？蓋彼已墮入機會主義之改良窠臼，甚且爲資產階級所御用，成爲變相的 Friendly Association（所謂「共濟組合」）。（尤其帝國主義者，亦利用其破壞與緩衝殖民地之民族運動（如大英帝國之於印度，曾派多人辦理合作，此種合作，直可謂爲「殖民地合作」——此真『有價合作之尊嚴』者矣！矧余爲此言，亦非個人之意欲，更非以個人之愛惡爲準則，而純爲根據學理之推演，且有豐富之歷史的先例也。學理唯何？縱的方面的工作，固非單純變革自然條件，抑且變革社會條件；卽不僅爲科學的運用以增進生產，尤須改造人與人之合

經濟關係使社會合理化。而此二者又均以時空之異，而各國自有其不同：例如在游牧民族（如蒙古等處）中，其對自然條件之需要，爲人的勞力之耕作；而資本主義國家（如英等國），則又爲電汽化之要求。他如社會方面，資本主義國家之人民，大半已有社會主義社會之熱望；而我國人民，則希望資本主義國家之『德模克拉西』（Democracy）亦不可得。此皆緣於容觀現實生活之不同，故其需要亦各異也。合作之不應拘泥成見，不應呆板的如數學式之引用，彰彰明甚！在橫的方面，各種主義或黨派之採合作爲其政策或手段，並予以各式之解說與方式之運用，不可勝數。最著者如蒲魯東之與列寧，社會民主主義（第二國際之所屬）之與基督教，（如基督教社會主義，及意大利的羅馬舊教派，十九世紀末比利時的僧侶等）。其相互之矛盾與敵視爲人所共知，然而對於合作則均認爲自己之武器，甚且謂合作與其各自之學理相吻合。是合作之富於可變性（即所謂『適應性』）合作學理之可以因時空變易而變易，乃屬當然與合理之事。次就歷史上之先例言之：縱的方面，從渦文（Robert Owen）的『合作共產村』到金威廉的合作社，已是一大變更，由金威廉的合作社到羅虛戴爾之『正義的先驅社』（或譯公平先鋒社），又是一大變更。今之談合作者，多以羅虛戴爾制爲天經地義之圭臬，實則大謬不然。一九一七年十月後新起之布爾塞維克的合作論，便不管予舊有的羅虛戴爾制以巨靈之掌，吾人雖不能以莫斯科式的合作理論爲全部正確，而視羅

虛戴爾制之毫無可取；但同樣不能因布爾塞維克的主義問題，而對莫斯科式的合作理論完全否認。吾人若平心靜氣就學理比較，莫斯科式之合作理論實較進步與完善，且富於科學的意義與社會的任務，非若「虛戴爾」式——尤非若帝國主義化之「殖民地合作」之庸俗與淺薄！夫布爾塞維克既以合作爲革命手段，並予以社會主義化；吾人又何不可採合作爲革命手段，亦予以三民主義化？以布爾塞維克主義之過激，因採合作爲手段，居然恢復其經濟常態並建立國家之繁榮；若以三民主義爲原則，則合作之能造就於中華民族者，尤未可限量！至橫的方面，世界各國莫不因其國情與夫人民需要之不同，各有其特性和偏重：如英國之於消費批發，丹麥之於農業生產，德國之於信用，日本之於利用（非吾人之廣義的利用）。倘吾人祇知機械的因襲既成之合作學理（如羅虛戴爾），「實不啻食古不化」；而搬運他國之新興理論（如莫斯科式），亦可謂「食新不化」；此二者之極端，固無軒輊之分，實爲同一錯誤之兩面耳！故正確之態度：應爲綜合歷史上諸種合作學理而予以揚棄，揚其善而棄其惡，使其切合各別之國情，適應各別之客觀需求；並予以本質之統一化與擴大化，使能担负更大之社會使命！必如是，而後始有偉大之價值；從事者，亦始覺有獻身之意義。此余之中心觀念，亦即此書之所由作也。

三、運用既成學理於實際上，已屬不易之事；若云創造學理，更非少數人所能爲力，尤非短時間可能

成熟。故余之思想，猶未完全達於成年；而余之此書，亦不敢潛稱『三民主義的合作論』，以與羅虛戴爾或莫斯科式相媲美，故名曰『利用合作論』，以示其僅具雛形之意。竊補斧削，固有待於閱者諸君及合運先進；而『爐火純青』，尤賴今後實際之試驗。他日得暇，當更有所闡發，茲不過講壇之初試，個人之發凡耳。丁然中國之現實，關切民族命運之閱者，其將有以善意之見教乎？余謹虛懷以待！

四、本書之動機雖早，而因蔣委員長之提倡合作，實有以促成之。復承熊主席（天翼）予以實驗機會，更爲此書具體化之主因。若夫老友楊（永泰）先生時賜教誨，提撕贊助；文（詔雲）先生之朝夕指導，藉匡未逮，尤足特別記述。同志熊（在渭）鄭（達生）徐（晴嵐）諸先生時相討論，並予以意見上不少之提供；尤其是徐先生對予草成此書，助益良多；至爲可感。余謹向以上諸先生致以最大之敬意！

五、最後，並向助余蒐集材料及起草初稿之彭（修）洪（鳴）鄒（祖德）劉（紹香）諸君致謝！

李安陸 二十二年二月五日於四省合訓所